

時 評

疆。吏。前。既。報。効。鉅。款。今。文。以。採。辦。材。木。騷。擾。各。省。不。已。又。赴。南。洋。更。擬。赴。美。區。區。一。城。樓。而。竟。動。一。二。年。之。大。工。以。爲。壯。觀。瞻。耶。而。當。此。國。帑。奇。絀。百。端。待。舉。何。忍。以。有。用。之。財。棄。之。無。用。之。地。以。爲。自。衛。計。耶。則。京。城。一。隅。非。能。守。地。聯。軍。惡。劇。殷。鑒。不。遠。盍。圖。其。遠。者。大。者。乎。

路權不可授於外人

近有法人游歷中國者。言現今中國所造鐵路。他日於軍事甚有利益。日後各省之練軍成就。則一旦有事。均由火車集合。故中國之經營鐵路。實今日至急之務也。此言誠然。然我國自造則鐵路之權在我。一朝有事。我固得以運輸。集我之軍隊。若外人代造。則權在外人。一朝有事。外人即得以運輸。集外人之軍隊。我國人慎勿惑於斯論。而輕以築造鐵路之權。授之外人。是吾國前途利害之一大關鍵也。

故相翁常熟

中國之所以成今日之中國。執政大臣與有力焉者。凡四人。一李文忠。一榮文忠。一孫文恪。一即常熟相國也。此四人者。更仆迭起。幾二十年。其人皆相爲交遊。亦相爲仇讎。隱微之地。蓋無可得而言者。今第就人人所知者言之。則常熟一身。尤足爲三人之鈐鍵。咸豐丙辰。濟甯孫文恪與常熟同應殿試。常熟廷對第一。而濟甯次之。濟甯銜之終身。甲申恭王政府與醇王政府之遞嬗也。濟甯有力焉。說者以爲意在常熟。此爲常熟與孫文恪關繫之事。吳江沈文定之執政也。時榮文忠位尙卑。然意不欲。謀有以去之。常熟知其謀。以告吳江。吳江因得以計自全。明年榮文忠遂絀。故榮文忠亦怨之。乙未丁酉戊戌之際。上不自安。榮文忠有力焉。說者亦以爲榮文忠與上之不相能。由排常熟而并及之。此爲常熟與榮文忠關繫之事。蓋皆以簡人之交涉。而成爲政界之大變者。惟常熟之與李文忠。則其不合之端。因乎政界。而非

三十

六月

僑人甲午之役。李文忠主和。常熟主戰。以此遂不相容。顧平心論之。則李文忠為得而常熟為失。因與敵國宣戰者。國命之存亡之所繫。故非至於不得已。必無宣戰之舉。甲午年我之於日本。非若癸卯年日本之於俄也。甲午日本所要於我者。曰中國與日本同革高麗內政而已。使其時我政府如其所謂。尚不至於大失國體。而甲午中日之役。可以已。甲辰日俄之役。亦可以已。豈非天下蒼生之福。而中國尤蒙其利哉。乃不觀己國之預備。敵人之意見。天下之局勢。而貿然發此大謀。卒至甲午一敗。非獨中國受其害。膏黃種而皆受之。常熟之肉其足食乎。此為常熟與李文忠鬪繫之事。或云常熟主戰為排孫文俗之故未知信否此三事皆中國之所以成今日之中國也。然惟有甲午之事。可以為常熟罪。至於戊戌之際。榮文忠之所為。固有常熟如此無常熟亦如此傾險之人。圖其富貴。位其前者。即為仇讐。遑問有宿怨無宿怨乎。甲申之事。例亦同然。故常熟之位置定而李榮孫三公之位置亦定矣。

裴犯未遽提省之原因

裴犯既經葡臬允許提解。而至今尙無實事。實因外務部行文至粵。要將該犯解至北京治罪。不准提回粵地審訊。粵督今方據理與外務部力爭。故目下澳官有仍候兩面消息。以為取決。非因案情更有翻覆所致。夫裴犯逃至澳門。已閱數月。經粵督囑盡心血。與葡官再四交涉。始得允准提省。今裴犯既有上控葡京。以求狡脫之意。外務部又復節外生枝。致令稽延提解。夫裴犯之有財有才。神通廣大。就其前事。已可察知。今據別報。澳中有一葡萄牙婦控裴強姦。論者疑其串通作弊。以預為他日葡官借此一案。可向粵督索還歸審地步。若再假以時日。則彼更得從容布置。萬一案情一翻。是使岑督前功盡廢。而又增外交之笑柄矣。

淄川博山兩縣之煤礦

時評

三十

甲辰